

關鍵字：媒體考古學

垂直時間尺度

By 徐詩雨

2020-07-20

Tweet

垂直與水平時間尺度

據報導，日本科學家在南極採掘冰核，用以研究一百萬年前的遠古空氣，推測當時的氣溫與二氧化碳的資料。冰核其實就是在極地或冰川鑽取而來的冰柱，雪經過時間累積成冰，成為過去大氣資料的資料庫。時間，在此由雪層層堆疊，具象化為一根根半透明狀的長冰晶體。2019年在鳳嬌催化室，藝術家蘇郁心個展《休眠時間》中，同名影像作品《休眠時間》（2019）使用大量極地氣象站的影像。在永晝與永夜的極地，該如何丈量時間？這時候，另一種測量單位出現了，在南極，有種苔蘚是以每年不到一公釐的速度生長。影片的旁白同時敘述著：「垂直時間尺度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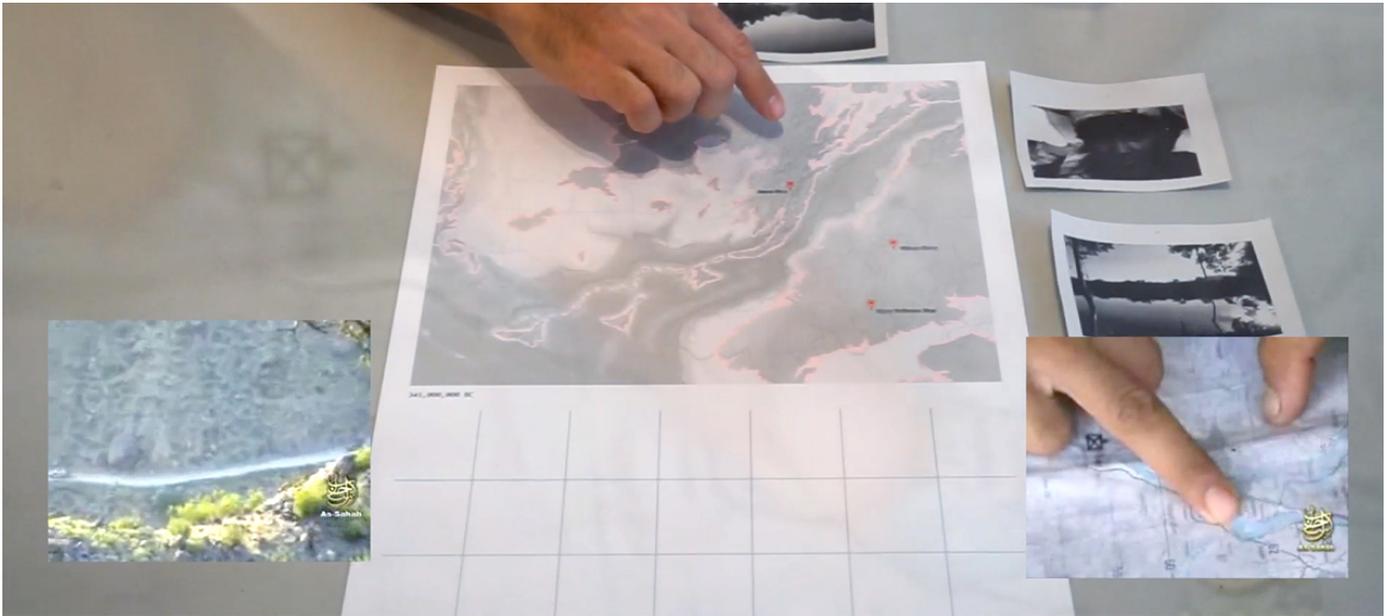
圖中，不同地點的歷史將會因為地理環境的不同而發生怎樣的改變。例如在《相同的太陽，日曆：345 Ma – 蘇利南河上游，詹姆士河，幾內亞比紹》當中，三千五百萬年前的南美洲的蘇利南與西非的幾內亞比紹相連，那麼那些被殖民主強行遷徙的奴隸就有可能在逃脫後返回故鄉。

時間沒有方向性，沒有垂直或平行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虛構的概念。但在這兩件作品中，時間一個被視覺化為冰柱一層層的變異、苔癬生長的尺寸，或是成為一張張經由演算推測出來的地質圖。為何要丈量時間？時間是主體意識得以合理化、記憶得以形成的過程，人類得以指認自身主體性的方法。時間作為意識的抽象感知，在被視為講究客觀性的科學研究中，曾經作為一個絕對的測量尺度。如同在地質學的研究中，以深度時間（Deep Time）的尺度來討論岩石與地層形成。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現後，時間不再是恆定不變的絕對值，就如同在《休眠時間》與《相同的太陽》中暗示的，垂直與水平時間尺度隱含著空間的向量，空間影響我們對時間的感知。

觀眾的身體感

神經科學研究者安東尼歐·達馬吉歐（Antonio Damasio）認為聽覺、視覺訊息與感覺在身體內部空間整合，形成自我主體性與製造意象（image）的神經基礎。[1]這個神經系統的感官經驗就是主觀性的來源，加上時間的體驗後，形成了所謂的自傳自我（Autobiographical Self）。[2]自傳自我會不停地現在與過去記憶中運作，推測自我對未來的預期。[3]但自傳自我的時間感如何形成？目前的科學研究尚未有定論。[4]時間感在《休眠時間》與《相同的太陽》兩件作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兩件作品在展示配置上，利用不同的聲音與影像搭配，呈現不同的視聽複合與身體感體驗，因此創造出不一樣的時間體驗。

《休眠時間》在鳳嬌催化室展出時，影像在兩個相鄰的空間中播放。主展場懸吊的大螢幕是觀眾進入展覽空間後接觸到的第一個影像。透過聲音藝術家楊博宇製作的六頻道音效，串連起另一藍色光線氛圍如冥想室的空間。在這個空間中，牆上較小尺寸的螢幕上播放著與大螢幕相同卻不同步的影像，創造出似曾相似的既視感（Deja vu）。聲音與影像在反覆地在兩個展間中迭代地延續，沒有清楚的指示是否該看完大螢幕後再看小螢幕，或是兩者內容有什麼不同。兩個空間的影像，共享同一個系統播出的音效，利用聽覺，標定出觀眾身體在時空中的位置。而觀眾自身來回於兩個空間時，彷彿進入了藝術家在創作自述引用的「艾甬」（Aiôn）時間。在這種時間中，沒有先後與標記，只有之間與永恆。



《相同的太陽》系列在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展出時，觀眾首先接觸到的是作為補充訊息的〈End Note〉在筆電上播放，呈現在明亮的書房環境中。《相同的太陽》中提及的數起事件 -- 水晶宮的恐龍種類，911事件現場的物件重量 -- 以以數千數百的數字帶給觀眾冰冷的想像，沒有任何解讀空間。而下行至地下室的放映廳後，觀眾在黑暗的密閉空間中觀賞《相同的太陽》。影像中反覆出現藝術家的手指向數百萬年前地球上的不同地點。指示性手勢暗示著一個未現身的身體，一個更高視角的存在。觀眾彷彿成為全知全能的神，順間跨越以百萬年計算的數字級距，然而，歷史中的荒謬之處更被凸顯。在同一個太陽下，歷史中對於他者 -- 人類的、非人的-- 的侵犯與暴力為何一再循環上演？如果歷史以數百萬年的角度來看，超越人類壽命極限的觀察時距，地緣機體 (geo-body) 的想像是不是更有機會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？[5] 兩種不同的觀賞環境與訊息中數字級距的落差，提供觀眾理解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歷史事件中重新理解的可能。而時間感，也在此被重塑。

傑若米貝若米

電視影集《良善之地》(The Good Place) 裡面曾經說明死後世界的時間軸並非如同人世間線性前進，而是一個扭曲歪斜的 傑若米貝若米 (Jeremy Bearimy)。[6] 運用類似的手法重新解讀時間的流動想像一個新的世界觀，《休眠時間》與《相同的太陽》讓觀眾感受時間如何與空間的向度相互依附，無論是利用影像中生產的圖像暗示時間隱含著空間的向量，或是實體地利用空間與聲音配置重新調動觀眾理解資訊的可能。學者 Jussi Parikka 在 2015年出版的《媒體地質學》中，認為媒體考古學中深度時間的時間性，不但可以帶給我們在非人物種對於世界的理解，同時也提供了人穢世 (Anthroscene) -- 充斥著人類世的生態危機導致的猥瑣 (obscene) -- 一個解方。[7] 畢竟透過人類的神經系統產生的理解，自傳自我很難用超越個體壽命時限去思考，我們只能不斷利用過去推測未

歧視、經濟不平等 -- 找到可能的解決路徑，那就是用深度時間的尺度重新閱讀歷史，重新理解存在。

[1] 洪裕宏，〈誰是我？意識的哲學與科學〉，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，190。

[2] Ibid, 192.

[3] 安東尼歐·達馬吉歐，〈事物的奇怪順序〉，商周出版，2018，130。

[4] 洪裕宏，198.

[5] Zikri Rahman. " *The Map, the Geo-body, and the Forging of 'Thainess':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Thongchai Winichakul* ", No Man's Land, accessed by July 20,2020. <https://www.heath.tw/nml-article/the-map-the-geo-body-and-the-forging-of-thainess-interview-with-professor-thongchai-winichakul/>

[6] *The Good Place*, Season 3 Episode 4 "Jeremy Bearimy." Directed by Trent O'Donnell. Written by Megan Amram. NBC. 18 October 2018.

[7] Jussi Parikka, *A Geology of Media*, (Minneapolis, the U.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), 44.

圖版：蘇郁心，〈休眠時間〉，2019。

Antonio Serna, 〈相同的太陽，日曆：345 Ma – 蘇利南河上游，詹姆士河，幾內亞比紹〉，單頻道錄像，2:39, 2017.

MORE CONVERSATIONS

ARTIST